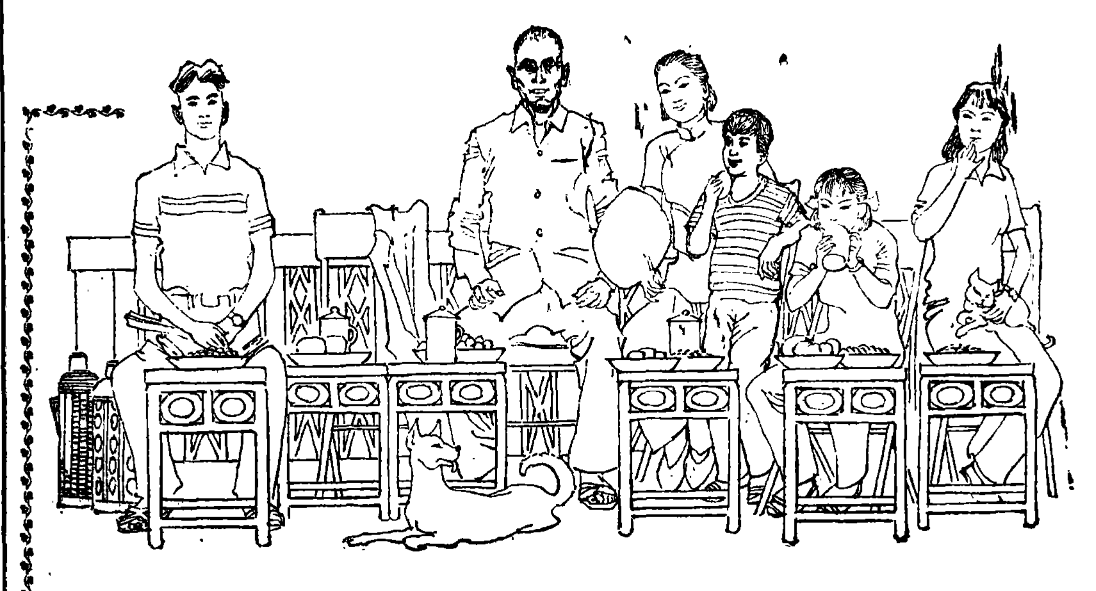


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

李杭育

一

春天，萝卜山那边飞来一群麻雀，栖在凤凰窠村头的老桑树上，不知疲倦地叽叽喳喳……

老桑树很老了。据说曾有过凤凰在树上做窠，后来凤凰飞走了，留下了这个村名。

凤凰飞走了，现在来了一群麻雀。但不管将来还会飞来什么，哪怕飞来蝙蝠，凤凰窠的人对自己的村子还是有好感、有信心的。凤凰窠人杰地灵，他们深信在凤凰窠里做人家没做错地方。平川地的村落一般都散得很开，象摊晒谷物，农舍东一撮西一摊。他们那里"村庄"这个词是没有意思的，至少意思是很模糊的。凤凰窠的人却很有村庄观念。这里所有人家都集拢在一个平川上突兀而起的乳房般圆浑的小岗坡上，黑瓦白墙，远看象一桌麻将。在这小小的岗坡上，造了那么多的房屋，尽管造得错落有致，但毕竟太拥挤了。一只猫能从张家的前门跳进李家的后窗。乡下人家的大姑娘一般都不戴胸罩，尤其在自己的闺房里是很随便的，邻居挨得太近会有诸多不便。所以，考虑到人口发

展，按照既定的村镇规划，乡里某个委员会为凤凰窠划定一块新村址，并动员新开户把屋造到那里去。那里是木瓜溪的南岸，国营蛤蟆油厂的西边，离凤凰窠三四里远，中间隔着一大片整板豆腐似的齐崭崭的田畈。一条机耕路夹在两行水杉中间，笔直穿过田野，接通木瓜溪上的香蕉桥。翻过桥，往北去不远是县城白沙镇。新村址靠近县城，有桥有路有溪，交通、用水两便，优点是明摆着的。但凤凰窠的人都很恋窠，总想永聚不散，宁肯挤些，也不愿到一片陌生的荒地上造屋安家。他们串通一气，互相鼓励，坚定不移。他们说木瓜溪不如从前清了，说溪湾里每年都淹死人，鬼气太重，说溪滩地又松又潮，屋基石坎要做得比人头还高，先不先就费工费料，说跟工厂贴隔壁，机器声日夜不断，吵煞烦煞！……

三月里，做过舔盘佬①的连仲头一个背叛凤凰窠，不声不响地把他的新屋造到了木瓜溪畔，紧贴国营蛤蟆油厂的围墙。

凤凰窠震怒了。人们凑在一起，象老桑树上那群麻雀，叽叽喳喳地议论这事：

"你放心看，他老哥没得便宜占！"

"木瓜溪象只腌菜缸，那水吃了会烂肚肠的。"

"是啰，上头许多村子，家家做土纸，都用溪水淹料、漂浆，一路掉换下来，轮到连仲来用，正经是腌菜缸里的卤儿了。"

"水里一股烂稻草气。"

"一股纸浆气！浓乎乎的，连仲能现成儿抄起几张坑边②来！"

"还有人家厂里倒出来的蛤蟆油呢！他老哥可以舀回家去烧菜吃……"

"嘻嘻……"

"……"

总之，村里乡亲对连仲非议很多。即便考虑得实际些，不涉及他们对凤凰窠的特殊感情，完全替连仲着想，老哥们也一致认为跑到木瓜溪那里造屋实在弊多利少。连仲这人是有些怪癖，脾气怪，长相也怪，象是外国的娘老子养的，眼睛凹凹的，鼻梁高高的，下巴特大，并且向前冲出，象一只做工马虎的鞋楦。但怪癖归怪癖，大家都晓得他并不糊涂，不至于算不过账来。村里人都是讲实惠的。莫非连仲把屋造到了村外，他就不算村里人了？

风言风语源源不断地从老桑树下传了开来。"倒也难说。他老哥做过几年舔盘佬，天天跑城里，作兴是有收获，是跟我们乡下人格路生的呢！"

这当然是气话，说说玩儿的。

二

说起连仲舔盘，凤凰窠的人都记忆犹新。这不光因为记恨他舔盘丢了村里人的脸，也因为那几年大家脸上都是绿阴阴的一副菜色，唯独连仲在城里吃馆子，营养好，一年到头容光焕发。这样一比较，印象就深了。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生财之道不多，凤凰窠三百多户人家只靠岗坡下那块田畈吃饭。田倒是不错的，平坦、肥沃，排灌都方便，几百年来一向是本县最出名的一块良田，难怪凤凰都来做窠。凤凰窠人杰地灵，只是财路上挤了点。田再好，人均三分三；亩产再高，奈不住人头多，吃口重。最好的年景也得勒裤带做人，此外还得格外地勤谨。只一块田的生计，再不精细点做，日子就索性不要过了！凤凰窠的人，每天起早落夜，泡在田里忙忙碌碌，连田埂都收掇得清清爽爽，寸草不长。田里的活做得越细越厌烦，人们不时地直起腰来望望太阳，盼队长早点吹哨收工。

① 方言，即乞丐。

② 当地人称草纸为"坑边"。

捱到中午收工，男男女女都收起家什回村了。这时候，总有一个稍稍佝背的中年男人离开人群，独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傍晚收工也这样。每天都这样。

他戴着一顶日晒雨淋褪了色的破草帽，扛着锄头(有时是四齿耙)，耐悠悠地走着，走到木瓜溪边(那时候还没有国营蛤蟆油厂)，上了香蕉桥，过北岸往东拐个弯，顺着大路一直走向白沙镇。

一刻钟后，他来到镇上。白沙是封岭县城，也是葛川江上游的一个通衢。再往上去，江流一分为二，一条叫渌渚江，上游连着一个大水库，是葛川江最大的支流，另一条是松溪，上接马兰溪，可以一直上朔到葛川江的源头。处在这样一个二水合流、三江分岔的交通枢纽上，船来人往，络绎不绝，白沙镇的热闹是可想而知的，本镇的"两多"——客栈多，饭店多，也是想必的。白沙镇馆子店多，如同徐村出茶叶，茅寨出坑边纸，马兰溪畔出红嘴相思鸟一样地出名，所以，各地乞丐慕名而来，盘踞白沙街头，出入饭馆、酒楼，也就没啥奇怪的了。这样，白沙镇就有"三多"了。

在这群靠白沙镇的宽容和外来客人的慷慨解决吃饭问题的乞丐中，凤凰窠的朱连仲跟别人有所不同。他只是业余的。

连仲来到靠近江岸河街的灭资广场(以前叫道场口)。江边风大，他不得不举起一只手揞在头顶上，以防草帽被刮跑。一路上路过几家门面狭小、店堂昏暗、肮脏的工农饭馆或者大众酒店，他看都不看一眼，毫不踌躇地直奔生意最大、派头最足的白沙酒家。光顾那些小店铺的工农大众，都不甚富有，也比较实惠，吃多少买多少，决不无端地剩下点什么来摆阔气。那些小店里很少有盘可舔。而摆阔气、做"洋盘"的户头，白沙酒家的楼上雅座里倒不难碰着。有道儿的舔盘佬都晓得这个道理，都情愿到这类大店去碰运气，跟"洋盘"们一桌上吃喝。

当然，这得有点勇气，有点魄力。

凤凰窠的朱连仲走进白沙酒家的门厅，摘下草帽，戴到锄头柄上，找了角落存放起来。他上了楼，站在一块挂着的语录牌下，一边理着被草帽压乱了的头发，一边大体上看了看餐厅里的基本形势，人数、气氛，等等。接着，他开始巡视了，绕着一张张坐满顾客的餐桌在大厅里走了一个周遭。路过挂筷箱的一根厅柱，他随手取了一双竹筷，捏在手里，然后走到一个他相中的年轻顾客的身旁。那是个靠窗的桌位，正好那儿有张空座。"相中"的意思，就是他认为这后生一定会让他有所期待的。

他坐了下来，把那双筷子端端正正地放在面前的桌面上。他靠着椅背，双手合抱在脑勺后，脸上神情既轻松又呆滞，一双深陷在里边的、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小眼睛，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望望窗外，望望餐桌，望望女堂倌走来时那张营养很好的红扑扑的脸孔，和走去时那个勒着围裙带显得腰身苗条的背影……

实话说，他对身旁那后生是感兴趣的，不然他不会坐到这里来。那后生长得斯文，头发油光光的，小白脸嫩悄悄的，拈筷子的那只手还不时地翘起小拇指，翘得很自然，连仲觉得很好看。他还把手放到桌面下模仿那后生的兰花手。

起先，那后生以为他在等服务员上菜，等得有些无聊，很同情地说道："这家店上菜太慢了。"连仲同意地点点头。当然这后生点的菜早都上齐了，一共四只菜，外加一碗面。他喝着啤酒，吃鱼吃肉，一口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并不觉得身旁这位衣著邋遢但神色并不穷酸的同桌吃客有啥不对头。可是后来，年轻人发现大厅里逛来逛去的两个显然一副乞儿模样的少年，笑嘻

嘻地跟连仲打招呼，而连仲也朝他们点头笑笑，年轻人就很怀疑这位同桌吃客的身份了。

常来白沙酒家的舔盘佬，连仲全都认得，不但叫得出名字或者外号，还晓得各人的籍贯、来历。舔盘佬见舔盘佬，彼此很“有数”——方才的见面招呼，他们双方都明白那一点头、一咧嘴，彼此是个什么意思。“不错，你老哥寻好了户头，坐等吧。”那对少年想必也明白他那一笑：“莫急，小老弟，寻得着的……”

上名堂的舔盘佬互相祝福，而决不互相争抢。

一旦发觉身旁这位端坐着的同桌吃客也是个舔盘的，年轻人就很不自在也很不友好了。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这汉子看窗外、看跑堂的姑娘都是假装的，心不在焉的，而盯着他的嘴巴和杯盘却是很认真，很专注的。这使他感到难堪，使他的食欲受到影响。这顿酒还只吃了六七分，现在就歇了，他一定很不尽兴。为了能够排除干扰，心安理得地吃下去，他很希望身旁这家伙赶快走开。

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角钱，放在连仲那双筷子旁边。

连仲看了一眼，却无动于衷。

年轻人想了想，又加了一角。不知什么道理，他摸出来的票子全都那么簇新、挺刮，搓在手里咔咔响。

这回连仲避不过了，勉强地一笑，朝他摇摇头。他是舔盘的，不是讨钱的。他做完田里生活来到镇上，只为可靠而实惠地解决一顿中饭，没别的想法。

他不讨，只是等，等人家吃剩的。他个人看法，舔盘和讨饭是两码事。

年轻人收起钱，脸上的不友好变成了更深的敌意。他想，这家伙存心来倒他胃口！他的胃口实在也太不经倒了。他还年轻，经历得不多，在一个乞丐的注视下吃饭，这样的遭际他缺乏体验。于是，脑子里老在琢磨乞丐为啥偏偏对他发生兴趣，是不是该检点一下自己有啥不对头的地方……想得太多、太严重了，肠胃里自然就不大舒服。

连仲却自在多了，脸上神情自若。他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他不过是等候人家的剩菜残羹来解决一顿中饭。反正是剩下的，没人舔盘，就得倒进泔水桶里。起初村里人指责他不要脸，他没还嘴，心里却想：“我们都一样，都吃泔水。你老哥从城里弄来泔水喂猪，猪大了吃肉——就是吃泔水嘛！”他已经把自己想成是吃泔水了，别的还有什么好在乎呢？

抱在后脑勺上的两只手抱得酸了，他把它们撤回来，又抱到了胸前。连仲很有耐心地看那后生细嚼慢咽，看他的一口白牙在双唇间闪光，还有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翻动……

忽然，年轻人也抬起头正眼看他了。那是一种标准的看乞丐的眼光。四目相对那一瞬间，连仲象往常遇着这种情况一样，习惯地把眼睛抬高了一些，避开了对方，旋即又侧过脸去看窗外了。这之前他对那后生始终不卑不亢，而这时就有点旁若无人了。

窗外是沸沸扬扬的人声、车声、猪叫声、爆米花的“嘭嘭”声、独轮车吱吱嘎嘎的摇晃声，还有广播喇叭里的大批判文章的抑扬顿挫的宣读声。喧嚣的声浪把街旁的树都撼动了。

这回他看窗外是很专注的，因为下边的大街上，一群赤脚的男孩正在别出心裁地表演一套耍猫的把戏。他们在猫颈上系了一根又细又长的弹性很好的橡皮条。一个看上去象是头头脑脑的年岁略大的孩子，拉起皮条的另一端往前跑，别的孩子则原地不动，揿住那被皮条勒得嗷嗷叫唤并

且死命挣扎的老猫。那孩子跑出二十米远，把皮条拴在街旁一根电线杆上。拴好了，他朝伙伴们一挥手。这头齐声喊数，喊到"三"一齐松手。那猫被张紧的皮条猛地一拽，象发射物似的倏地弹射过去，眨眼功夫便撞到了电线杆上。

它竟安然无恙，一点没伤着。它爬上了电线杆的顶端，在那上边往下俯视着行人。

孩子们解下拴着的皮条，把老猫拖了下来，又到前边那段街上表演这个富有创造性的节目了。

老猫没死，却高高在上地得意了一番，连仲看着忍不住笑了。

年轻人座位靠里，没见着外边的把戏。连仲这一笑，他不知何故，以为是对着他来的。这简直是放赖嘛！他自认晦气，忍辱含恨地放下酒杯，打算起身离去了。

这时，一个跑堂的姑娘走来，叫连仲去帮她抬几箱啤酒上楼来。

连仲踌躇了一下，跟她去了。常在这家店里混饭吃，他跟几个女堂倌都混熟了，对她们的吩咐有求必应，揩桌子啦，收掇碗筷啦，洗洗涮涮啦，这些活他都做得跟她们一样熟练。有时忙不转，她们还让他端盘上菜，送到顾客面前。连仲乐意干这些，这使他心里对舔盘的营生更感到踏实。

他楼上楼下忙了好一阵子，抬完啤酒箱又去帮忙洗了两摞菜盘。

等他回到原先那张桌旁，那后生已经不在了。三大杯啤酒、四只盘子里的菜肴和一大碗面条，吃得精光不剩！

另一张餐桌上，那两个嬉皮笑脸的少年已经从顾客那里接过盘盏来了，各自随便捡起一双筷子，在菜盘里翻来倒去，把肥肉统统拣了出来，扔在桌上。

连仲很懊丧。他没想到那后生竟有这样好的胃口！人不可貌相呢。他今日算是"老道儿失撇"。他怏怏地拿起那双还没动过的筷子，另寻户头去。

当然他能寻着。横竖这顿中饭他得就地解决。他四十岁，却有五个孩子。第五个养下来的时候，阿秀说养不起了，要送人。他一定不肯，情愿省下自己的口粮来养自己的骨肉。于是，年复一年，——过年过节除外，他每天只在家吃一顿早饭，另外两顿都到城里来吃。好在凤凰窠跟县城离得近。

每天的中饭落肚后，他又回田里做活了。

若是回来得早，村里人还没出工，他就躺在田埂上睡一觉，拿草帽盖住脸，免得被太阳晒痛眼睛。

三

那时候连仲就有造屋的打算了。谁都会觉得这种打算太可笑，太不切实际，所以他对谁都没讲，对阿秀都没讲。

但他确有打算。

为啥他就不想造屋呢？等在饭店里的时候，或者睡在田埂上的时候，他偏偏就想这门心事。他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

现在，连仲的新屋是造起来了。但讲出来村里人谁都不肯相信：连仲造屋的钱，起码有一小半是他在那些年里一分一分地悄悄攒下的！

当然，他不在乎人家相不相信。他一向独往独来，很少顾忌群众反映。

他的新屋跟眼下乡里流行的款式、格局一样，五开间的两层平顶小楼，上下十间，楼梯走里，门廊柱托起一个特大的、朝前突出的阳台。小楼背水而立，坐西朝东。门前有一行天生的木槿，一人多高，春天里开出紫莹莹的大花，现成是道篱笆。出后门，下了石坎便是溪湾，几根木桩架起一条

长长的石板，贴着水面搭开去，阿秀可蹲在那上边淘米、洗菜、搓衣裳，同时又是他家专用的船埠。他那条象菱角似的两头翘翘的小船就拴在石板近旁。

眼下乡里还流行在门檐上做匾题字的时尚。连仲做的是"近水楼台"四个字。溪里的水吃不得，但经过交涉，他毫不费劲地从隔壁的国营蛤蟆油厂接来了自来水管。凤凰窠的人家用自来水，他是独此一份。

头一天搬进新居，夜里连仲睏不着，心血来潮要照镜子。他在镜子里将自己的面孔细细地端详，又转过脸来看着妻子，看了许久。

"阿秀，我们都还不算太老！"

阿秀扳起手指算了算：他五十六岁了。

四

对连仲的新屋，起初凤凰窠的人都摇头。但他们很快就看出，连仲这家伙鬼精鬼精，竟叫他讨去了一个特别的便宜——真叫近水楼台呢！他一家人可以在自家屋里看电影！正儿八经的电影，不是先前那种对付乡巴佬的八点七五毫米小片子，更不是幻灯片。

隔着一条七八米宽的机耕路和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他家的阳台正对着蛤蟆油厂的灯光球场。那里每星期二、五晚上放露天电影，银幕挂在球场那一头，隔得远些，但从连仲的阳台上看去不偏不斜。

"难怪他把屋造到那里，原来是讨这个便宜！"

连仲本人对这种说法没有表态，不承认也不否认。村里好多人转弯抹角地问过他，都没有结果。

凤凰窠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讨不着这方面的便宜，他们来国营蛤蟆油厂看露天电影，要自己老远地从家里带凳子来，尤其是还要花五分钱买门票。蛤蟆油厂虽说是国营的，经营好，利润高，职工福利多，但对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并不大方。眼下强调经济效益，该小气的地方就得小气。横竖他们的门票至少比白沙镇的影剧院便宜一半，露天电影经济、实惠，对农民还是有吸引力的。不过，门票制度只对进到工厂围墙里来的观众有效。围墙外的观众，譬如连仲一家人，自然是不买票白看的。

他一家原是七口人，大儿子兴发讨进了娘子，大女儿玉仙嫁了婆家，一进一出仍是七口。五七三十五，每星期两回白看，就省下七角钱了。一个月是多少呢？一年又是多少呢？凤凰窠的乡亲们认真研究过连仲的新屋，认为它至少有一百年的寿命。一百年白看电影，省下的钱就很可观了。

乡下人算账就是这样的算法。

所以他们就有点气不过：连仲这家伙，先前白吃饭的是他，而今白看电影的便宜又是他独占。从物质到精神，他都不付代价，随手拈来。舔盘倒真叫他舔出了福道哩！

或许是为了照顾乡亲们的情绪，连仲表示愿意让大家来他的"近水楼台"揩油。这方面他比国营蛤蟆油厂大方多了。当然，不可能全村的人都来，那样他的屋吃不消，会挤破、压坍的。他和阿秀一起拟了一份名单，全是凤凰窠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大队干部代表一二、老年人代表些许、和他一样的冒尖户代表若干，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等等，加拢来有十三位。蛤蟆油厂放电影的日子，代表们欣然而至，款款上楼来到阳台上。这里不仅现成有凳椅，还保证茶水供应，有时还有夜点心，一概免费。三月里春风融融的夜晚，坐在这宽敞得象个晒谷场似的阳台上，喝着茶水，嚼着主人招待的又香又脆的爆蚕豆，边看电影边说笑，

真惬意极了。

象这样规格的招待，每回的破费远不止他全家人买门票那七角钱。长此以往是吃不消的，而连仲也不是那种肯让人"吃大户"的孱头。他做了冒尖户，为人不小气，但也没孟尝君那样的家底，那般地好客。他原想，喜庆乔迁，请几回客是必要的。请过了，人情就算到了。哪晓得招待太好了，好得叫人留恋忘返，代表们来他家做客做出了瘾头。这个头一开，下边就收不住了，好象请客看电影已经成为他朱连仲的一项应尽的义务。本来嘛，人家又不晓得他这份客气是不打算长远做下去的。

更麻烦的是，渐渐地，不够代表资格的其他村里乡亲也很向往他的"近水楼台"。他们老不见被邀请，牢骚怪话就多了：

"连仲做事不上路，待人有厚薄。"

"哼，拍干部马屁！"

"三根伯，他眼里，你这位堂伯狗屁不值……"

"珍珍那小娘×也算妇女代表？连仲想勾搭她啵！"

"……"

当然也有不稀罕这份待遇的。有位"青年代表"就从来没领过连仲的情。倒不是清高，看不起这种揩油行为，而是另有胃口。村里的年轻小伙子看电影，大都喜欢到镇上去看，宁肯多花钱。镇上是正规影剧院，新片一到总是先映，尤其是镇上热闹，好看的姑娘也多。看电影倒是次要的，逛街、凑热闹、看城里大姑娘，他们更欢喜。

为出风头大手大脚的年轻小伙子在凤凰窠逐年增多，但村里更多的人则还是节俭的。考虑到这些人的情绪，连仲不得不继续承担请客看电影的义务，并且另立章法，在代表制之外又搞了一套轮户制，以会计抽屉里那个户籍册为序，一家一户地轮过去，使全凤凰窠的人都有被轮到的机会。

于是，坐到连仲家阳台上看电影的客人就不再是十三个而常常是三十个了，以致连仲家的几个姑娘在这里坐不下，只得坐到她们自己房里靠东的窗口去看了。

夜点心不再供应，茶水仍然管够。即便这样，连仲的破费也很大，起码三十来个客人坐的凳椅，是他花钱添置的。

事情到了这个场中，既然大家满意，他一家人热情好客的声誉也传了开去，这项义务，连仲只得认了。

五

可是，到了五月里，凤凰窠的大部分人家还没轮着，情况便有些变化：国营蛤蟆油厂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把露天电影场的布局作了某些调整，银幕从场子的那头搬到了靠围墙的这一头。这样一来，连仲家的阳台上看到的就是银幕的背面了。

当然背面也是电影。光影从那一面透过来，一样的画面，一样地清晰，只是初看有点不习惯，因为画面整个儿地翻了个转身，所有的人物，从警察到小偷，忽然间全都成了左撇子。警察用左手开枪，小偷用左手作案。

特别是戏曲片，唱词都打字幕，但一个个的反字连成一串，又是从左到右倒头读的，除非有特异功能，正常人实在读不来。不懂戏中的官人或者娘子唱的啥，看起来味道就差多了。

但连仲认为这样也有好处，起码银幕离得近了，喇叭离得近了，看得省力也听得伶清。再说，看反面电影别有风味，那种特别的、天然的滑稽效果，你从正面看还看不到呢。再好的演员也做不出来。不信你来试看一场（最好是喜剧片）：世界掉了个向，时间在倒转，所有的人都是左撇子，左手吃饭，左手穿衣，左手打人巴掌，有趣不

有趣？

不光连仲，凡是坚持在他家阳台上看反面电影的观众，都觉着有趣。乡下人容易满足，一点小噱头也能叫他们开心得不得了。他们看电影、听戏文的最大享受便是哭哭笑笑。笑比哭好，所以一句并不高明的笑话，或者一个稍有点油滑的动作，都会引逗他们起哄似的畅怀大笑。钟表指针倒着走，解放军叔叔举左手行礼，甚至皇帝追宫女，伸出去的也是左手……这些看来有些别扭的动作、手势，只因电影上的人做得随便、自然，便象在变戏法，做游戏，显得吊二郎当、噱头噱脑了。

有一回，电影上讲的是农村里的事情。连仲家的观众们对讲农村的电影最敏感。他们看到银幕上扶犁耕田的老头走在犁的右边，便不约而同地笑了。不是那种勾肩搭背的浪笑，而是女人家那种掩口笑；并非这走相本身有啥可笑，而是因为大家几乎同时想到了本村的乾庆伯。老爹耕了一辈子田，一辈子都是这副左撇子走相。太熟悉，也太亲切了。

"活脱活象乾庆伯！"

"作兴就是他老人家装扮的呢。"

"啥？乾庆伯做电影？昏话越讲越豁边！"

"怎么的？乾庆伯就不配做电影啦？照我看，电影上这个老头相貌还不及乾庆伯呢！"

他们热烈地讨论乾庆伯的相貌，以及他够不够条件做电影的问题。叽叽呱呱的说笑声不时地盖过银幕架上的喇叭箱，以致围墙里靠前坐的几排观众颇受干扰。他们是规规矩矩买了门票进场的，因此对银幕背面的揩油观众原就有些鄙薄，此刻则愈发反感。电影场的地面浇着水泥，光光的，不然他们定会捡起石子或别的什么，朝对过阳台上掷去，叫那帮揩油家伙住嘴。

六

蛤蟆油厂的有关部门早就注意到那个阳台了。那帮多达三四十人的揩油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厂的票房收入。五月里他们将银幕搬到这头，背朝那个阳台，就是为了杜绝揩油。谁知这样一来他们揩得愈发有趣了，看背面比看正面还要扎劲！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国营蛤蟆油厂对社员朱连仲印象很坏。当初他造屋，他们给他煤渣做砖；他填滩垒基，他们向他提供废土；他要接自来水，他们同意，还派管子工上门服务。几个月邻居做下来，他们没有一处为难过他。工厂每星期两场电影，附近几个村庄的农民都来看，映前映后人来人往，是个做买卖的大好时机，连仲看准了，就在他家楼下开了一爿小店，出售烟酒、糖果、糕点和日用杂品，几个月来生意兴隆。这也是凤凰窠的乡亲们渐渐悟出的连仲造屋的第二个妙处。这妙处是谁给他的？总之，国营蛤蟆油厂认为，他们对社员朱连仲是很够意思了，然而他却太不上路，事情做得太不上名堂。

就拿电影来说，倘使仅仅是连仲一家人揩油白看，那倒也罢了，每星期七角钱的损失国营蛤蟆油厂是觉不出什么的。但事实上，社员朱连仲肉麻当有趣，自己一家人白看之外，还借花献佛，每每组织一大帮揩油观众。据说他还鼓动村里别的人家效法他的"近水楼台"，也把屋造到这里来。将来在这块新村址上，贴着工厂围墙，一排带特大阳台的新楼平地而起，那样，整个凤凰窠的男女老少都能做揩油观众了。那时他们或许还会照顾到邻村的亲朋好友。乡下人最讲兼济天下。

这就叫国营蛤蟆油厂感到忧虑并且恼

火了。蛤蟆油厂了解到朱连仲的历史，对这个一向白吃白占、少皮没毛的无赖家伙，他们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

七

象往常一样，天黑之前，客人们三三两两地来了。连仲刚吃完晚饭，正舒展着身子坐在堂前一张躺椅上，认真细致地剔牙。

七月的黄昏，溪边田鸡呱呱地聒噪。还有蛐蛐和知了，也不甘寂寞。木瓜溪岸并没有许多的树，这些知了栖在何处，没有人晓得。

天很热，阳台整整地暴晒一天，太阳落山后才泼了水，此时还没凉透。所以，女主人阿秀请来客到隔壁稍坐，横竖电影开场还早。

隔壁厢屋正是他家的铺子。这里比较宽敞，墙壁刷得雪白晃眼，地中央摆着两张专供买酒的顾客吃喝用的方桌，都铺了印花塑料台布，桌旁围着一圈镀铬的钢骨折椅。柜台是老式的，不让看，商品都陈列在贴墙的一长排货架上，吃的用的，有啥没啥，一目了然。坐在这四下里全都亮晃晃的屋子里，满目是新式包装、花里胡哨的食品、百货，看着看着是会激起购买欲望的。好东西人人想要，尽管你原不打算买。这里的茶水不要钱，但货架上的商品则全是明明白白地标了牌价的。老板娘阿秀打着饱嗝站在柜台后，耐心地等待来宾们完成各自的思想斗争。放电影还早，她给他们时间。

剔完牙，连仲也踱了进来。他气色极好，精神饱满，五十六七岁的人了，孙子快有了，看上去却还是一派十足的振作相，显得格外的神气。总之，连仲一点不见老，还是十多年前高视阔步地走向白沙酒家的那个样子。硬说有啥变化的话，也只是他脸上敦厚的笑容似乎比当年多了。

他现在有些身份：县专业户协会会员、乡人民代表、凤凰窠大队养猪场场长（这是他的承包项目之一）——由于十多年前的交情，他能从白沙酒家弄来大量泔水喂猪。这些名誉性的和利益性的头衔集于一身，是很容易招来是非的，所以他必须谦虚谨慎、平易近人。

“水根哥，听说你把阿韦家门前那半亩烂田也包过来了。种茭白么？”

“除了茭白还有啥好种呢？”

“芋艿呢？”

“芋艿还嫌烂。”

“这倒是。”

“就是种茭白也有麻烦。阿韦婆娘刁，你打个瞌睆，她就放出鸭来吃你！”

“打点药嘛。”

“打药？你不记得旧年六月里，阿韦婆娘拎了只死鸡吵到公社去的事啦？那时这块烂田还是我兄弟水法包的。他种了稻，打了敌百虫……结果阿韦家的鸡药死了。阿韦婆娘凶得来……我哪敢惹这份人家？！”

“这倒是。”

连仲跟他同情了片刻，又走到长生、福康、小麻皮国兴那一堆里。这堆里也在谈论田地、庄稼、猪哇羊呀，谈得还有点气氛。先前给队里做，大家挤在一块田里，庄稼怎么样有目共睹，没啥好谈。而今各自为阵，各有所思，互相交流交流是很有好处的。

黄胖佬凤祥做不动田里生活，自然对田里的事不感兴趣。他性子急，眼看外边天黑下来了，便催连仲带大家去楼上阳台落座。

“连仲哎，电影要开场了。”

“你放心，那边做起来，我这里听得见。等喇叭响了再去不迟。”

“喇叭老早响了！”

“那是放唱片。”柜台后的阿秀插嘴道。她正给买了两节电池（想了半天只买两节

电池，未免叫她失望）的毛毛找钱。

凤祥曲起手掌遮在耳后，仔细听了一会儿，才确定她没骗他。不过他还是希望早早坐到阳台上去。

“坐到上头等也一样嘛。”他嘟哝道。

“上头还烫呢！”老板娘阿秀另有一厢情愿。“还是这间屋里荫凉。”

凤祥是那种凡事都要经过自己亲自核实才肯相信人家的老实人。“我上去看看。讲不定上头有风呢。”

“你就先上去好了。”连仲对他的难缠有些不耐烦。他还想听听长生等人交流科学种田的经验。

可是，凤祥刚上楼，蛤蟆油厂那边就响起了电影的片头曲。这类曲子大家都熟悉，梦里听到也晓得是电影开映了。这回客人们都起身了。

“宽坐。”连仲很有把握地说，“这是加片，新闻片。”

大家站着听着。片头曲一完，接着是一个男人的标准风格的解说。客人们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笑了。

“连仲这家伙，看电影是看出门槛来了！”

“蛤蟆油厂那边放个屁，他都有数是谁放的！”

连仲和他们一起笑了。

正笑着，黄胖佬凤祥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来。

“连仲哎，他，他们遮了块布……一块黑布……”

谁也不理解他说啥。“遮了块黑布？”连仲问，“遮啥黑布？”

“黑布嘛……就是黑布！做衣裳的黑布……做裤子也可以……还有做黑纱，家里死人戴的……”

“你讲伶清，到底出了啥事情？”小麻皮国兴打断他。

“喷，就是他们遮了块黑布嘛！”

“少跟他啰嗦！上去看看。”

连仲和客人们上了楼，来到阳台上，一抬头都明白了——莫如说都呆住了，一个个都没声响了。

凤祥没说错，是一块黑布。一块跟银幕一样宽的黑布横在它的背后，也就是朝他们的这一面。那一面的光影透不过来，他们眼前漆黑一片。

确切地说，黑布上还有些模模糊糊的影子，此外他们还能部分地看到清晰的画面。黑布门面没银幕阔，只拦腰横遮，上下两头空着，映出半个人头和下边的一双皮鞋。

光是半个人头和一双皮鞋的电影肯定是没法看的。

阳台上摆满了凳子、椅子。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这些一动不动的凳椅之间。连仲象是在对自己说：“吃夜饭的时候，他们还没遮布……”

客人们懵懵懂懂地“哦”了一声，不知是赞同他的解释呢，还是表示他们已经恍悟过来。

兴发媳妇怯声怯气地告诉公爹，那黑布是开映前一两分钟才挂上的，当时她和小姑们还吃不准它派啥用场，还以为是新花样的电影哩，所以也没来得及下楼去通报一声。

“开映前一两分钟！”连仲嚼着这话。实在无需细嚼细品，他已经感觉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难堪了，且又当着这许多来宾的面。

一旦明白了这块黑布的现实意义，客人们便很快告退了。电影刚开映，赶紧到对过买票进场还来得及。他们老远从村里来，只为看这场电影。

连仲送走客人，站在自家门前独自愤怒，脸上发烧，眼睛都烧红了，死死盯着对过那遮了黑布的银幕。由于围墙挡着，从这里只见着银幕的上半部分。此刻那上边飘

过一片空空的蓝天，洁净、明快，蓝得叫人看了心里甜蜜蜜的……

连仲心里却又苦又涩，还隐隐地有点儿酸，因为蛤蟆油厂给他看的颜色并非这一片蓝汪汪的天，而主要是天下边的黑布。"他们真做得出！"他想。他倒宁愿他们跑到他家来骂娘，当面开销，把话讲清。这倒好，一块黑布，明显的羞辱，老少乡亲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挂在嘴边，当一段故事来讲……

他觉得，当年在白沙镇上舔盘，脸上也比此刻好受一些。

买了门票的黄胖佬凤祥又转回连仲家门前。"连仲哎，借我一只凳子坐。两个钟头立着看，我吃不消……"

"见你娘的鬼！"连仲简直巴不得有这么个不识相的家伙来讨骂，一肚皮没去处的气，正好朝他放了："你不是买了他们的门票么？五分钱哩！问他们要凳子去！"

"咦？朝我发啥个火哩？黑布又不是我叫他们挂的……"凤祥嘟哝着，一脸委屈地走开了。

"快滚！滚去看你娘的发丧电影！"

他也晓得这没用。不过这口气他横竖要出的。

八

问题的关键是他为啥来跟蛤蟆油厂做邻居。他得设法证明木瓜溪岸有比白看电影更吸引他的东西，譬如开店的便利。但这也多少有点揩油的味道。他想，最好的证明莫过于把原计划明年搞的养鸭场搞起来。溪滩地圈鸭栏、开曲蟮圃，都是再理想不过的。办得成大事业，别人就不会说他贪小便宜了。

不过办鸭场要花时间，他这口气等不得，他的证明得尽快拿出来。最快、最简单的做法是一手还一手。

九

只隔一天，星期四的晚上，国营蛤蟆油厂的球场上又挂起银幕放电影了。这天各村来的人比往常都多，因为大家一早就听说不收门票，且又是宽银幕的。

"为啥不收门票？莫非蛤蟆油厂嫌钞票赚得太多？"

"照规矩他们都是二、五夜里放的。今日礼拜四，怎么破例了？"

针对这些问题，凤凰窠的年轻人用一种过分郑重其事的态度告诉邻村人：这场彩色宽银幕国产故事片是本大队社员朱连仲请客的，请全世界的人白看，只要他愿意来并且出得起路费。

"他油水足，请大家揩！"

"蛤蟆油厂也揩？"

"当然，哪怕外国人来揩也没问题。"

"这倒有趣！先前他揩蛤蟆油，今日倒揩转，蛤蟆油揩他……"

这一带的农民喜欢将一些名称较长的单位简称一下，譬如将白沙栈桥机具厂简称作"白栈机"、将土特产贸易货栈简称作"土贸货"，以此类推。但这位红枣村的农家小伙把国营蛤蟆油厂简称为"蛤蟆油"，却是个新鲜说法。

乡亲们都明白，连仲花钱请这场电影居心何在。显然，他们很欣赏他那个居心，言语之间便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跟连仲同仇敌忾、沆瀣一气的情绪。这情绪又是无比喜悦的、洋洋自得的，他们兴奋得几乎要为他欢呼、歌唱了！

国营蛤蟆油厂对此却毫不理会。或许是姿态比较高。借场地放电影，既方便了人家，也娱乐了本厂职工，看来没有理由不借。两位放映员是连仲从县城请来的。他

今夜，星光灿烂

刘 渊

忽闪的弧光，从空中
洒下五彩缤纷的音符
小太阳喷射雪白的情感
　　和亮闪闪的灯珠
　　酝酿一支写意的变奏曲
站立在脚手架上
我们为了
　　鹅黄的梦幻和希冀
挥动锃亮的砖刀砌筑
砌筑森林般的大厦
砌筑蜂房似的楼群
在这汗水浸湿的夜晚
目光，星光和灯光
　　和谐地交织
热腾腾的白昼的继续

亘古沉寂的大地
因载重车的轰鸣而振奋
电焊机切割夜的幽蓝
震动棒倾吐
　　久蕴的情愫
砂石、钢筋和高标号水泥
浇铸坚固的基础
我们，在城市的扉页上
写下一首诗的标题

们随身带来了全套家什，机器、银幕、喇叭箱等等。当然没带黑布。

天快黑了，电影场上挤满了观众，人头滚滚，人声沸腾。今晚是有史以来蛤蟆油厂首次敞门入场，观众之多，秩序之乱是可想而知的。但有一条规矩是共同遵守的：尽管兴奋、陶醉，却没人忘记这场电影是谁请客的，今晚谁是这里的主人。因此，在场子的中央，离银幕远近合适的地方，人们自觉地给连仲及其家人留出了一块地盘，足够摆七把竹椅。

这地盘还空着。人们在焦急地等待连仲拿足了架子，率领一家人进场。他不到，电影不会开映。

这时，连仲却已经坐在了他家的大阳台上。七把椅子横列一排，他和阿秀并坐在中间，两旁是儿女们。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只方凳，上边搁着茶杯、蛋糕和多味瓜子。这些都是从楼下厢屋的货架上取来的。连仲本人甚至还取来一件新衬衫，领子硬得刮脖颈。

他俯视了一下对过围墙里的黑压压的人群，问身旁的阿秀道："你看对过有多少人?"

"嗯，上千了。"

"我看不止。"他说。

他呷了口茶水，叫过小儿子来。"时光不早了。兴友，你过去传个话，叫他们莫等了，就说我喜欢在这边看。"

他相信这话当真，他实在是喜欢看反面电影！如果别人也相信，他对自己就很满意了。

电影终于开场了。所有的人都象连仲一样心满意足。唯独叫他遗憾的，往常他请的客人，今晚全都坐到对过去了。

他派去传话的小儿子兴友也一去不回。

1984年8月于湖州—海盐

【插图：韩和平】